

增批
歸方評點史記

同文圖書館
印行

卷一

解方年表文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王鑒曰此傳
分合休
劉辰翁曰通
篇事俱從此
三字生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

劉辰翁曰相
提二字雖不

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藥布諸名將賢士在
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
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
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
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
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
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
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
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
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
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

可曉意者亦
對客不能忘
言之意

王維楨曰魏
其薄爵祿尚
節義故帝云
然
茅坤曰沾沾
自喜四字切
中魏其病
茅坤曰侍酒
一句專伏魏
其所以輕武
安而相起覺
領袖

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
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
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
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
衛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
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
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
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
曰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
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
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

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
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
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
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
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
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
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
青翟坐喪事不辨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

鍾惺曰非惟
接灌將軍
而魏其與灌
將軍兩人所

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武
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
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
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
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
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
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
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
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
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
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

以相引相激
得禍之故亦
藏此數句妙
手妙手

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
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
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
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
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
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
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
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
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

漢壁皆亾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亾夫乃言太尉大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

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
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
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
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
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
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弃之者。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
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
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

凌約言曰叙
嬰與份傾陷
構却歷歷如
目睹指數纖
悉無遺

董份曰宜往
謂丞相必往
魏其第也註
謬

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
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
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
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
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
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
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
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
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

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弃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

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謝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畱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

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耶？此君子所以往往至困於小人也。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

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卽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